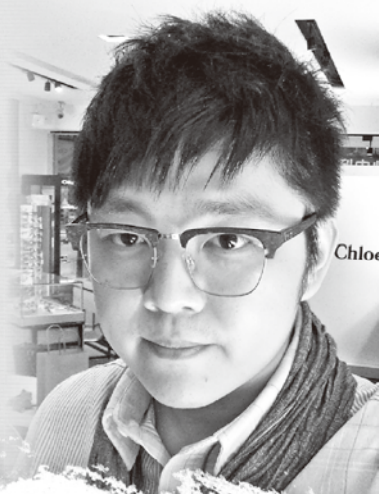




作品：冥王星後事

得獎者：周紘立

周紘立，一九八五年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喜歡張惠妹，看鬼片，逛街，週年慶。出版散文集《壞狗命》、《甜美與暴烈》，舞台劇劇本《私劇本》、《粘家好日子》等。

得獎感言

謝謝過世兩年的爸爸，
謝謝已經分手一年的林禹承，
因為你們，我才懂什麼是愛。

佳作

冥王星後事

鄭凱想搭的是自由落體。

他不怕高，只是缺乏經驗。

住了近四十年的房子在一樓，往上堆積幾戶人家，不過六層樓高度。他偶爾鍛鍊腳力，發顫地握住扶手，曲曲折折地攀爬，終究推開門緣貼「天增歲月人增壽」褪色春聯的安全門，兩座鋁水塔、被誰遺忘的草——假使照顧妥善，它是花的命運——站在近乎荒涼的樓頂，四周站著更高更偉岸的樓房。他的最高，不過是這區域裡的一個凹陷。什麼藍天，現在流行的講法是天際線，造型奇特的屋頂包圍住、拼出蟲蛙似的邊邊角角，然後天空就剩下這樣了。如此不知不覺，鄭凱沒想過蓋房子的速度和工藝進展驚人，好像是昨天而已，剛打鋼筋灌水泥，轟隆隆，今天就拔高了，比他這棟樓高多兩、三倍，並且美。而這外牆二丁掛老公寓顯得不合時宜，美的事物一但靠近自然趨避，於是禮讓出這小洞般的天。

等他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就像他列隊青春團體，人家短褲小背心，螢光粉紅鴨屎綠，聲音軟綿綿如蛞蝓爬行：「好好恐怖，but老娘沒在怕。」幾個號稱「老娘」的美眉喝可樂啃熱狗，笑聲隨著人龍前進愈來愈尖銳。她

們注意到鄭凱。鄭凱沒被年輕女人長時間注視的經驗，那使他聯想到「亂倫」。縱使他知道，她在她們隱約的耳語裡是奇怪的歐吉桑也沒關係，鄭凱無論如何就是要搭自由落體。

他蒐集資料一陣子了，自由落體五十三公尺，相當十七樓高度，視角大約是從頂樓再加十層的、左前方那棟「創世紀」新建案。他穿著Polo衫、高腰西裝褲和預約的房仲見面，鄭凱知道十七樓究竟有多高。乘電梯的話二十四秒，他默數拍子，「鄭先生你眼光真好！」小巢好吵但鄭凱依舊禮貌周到：「人往高處爬，是吧？」怎麼口不擇言地說了這樣乍聽有理經思量後又覺得哪兒不對勁的話？算了，重點是，他得到想要的答案了，落地窗外景色井然，往下望跟想像的一樣：卑微、渺小。什麼扣除公設還有七十餘坪、施華洛世奇水晶蓮花吊燈、寬螢幕液晶電視……等裝潢介紹，鄭凱絲毫沒放心裡，嗯嗯啊啊也是應對，瀏覽，然後下樓。下樓卻不是二十四秒，鄭凱數學還行，他知道這是電梯，除非失事否則不會更快，然而，他遇到八樓住戶摀了鍵，下樓時間共花四十一秒。

那麼掉下去呢？

排隊時輪過幾回，經驗告訴他，不，準確說應該是手錶，滴答——滴答——滴——啊！滿載乘客的機器刷地墜落，恰恰三秒。那些搭過的人經過身旁時既開心又恐懼：「媽啊，差點漏尿！」話說完，繞到隊伍盡頭處，成為新一截尾巴。鄭凱想，他們，有男有女，為何嘴巴講的和做的不一樣？

為何嘴巴講的和做的不一樣。萌生的問句跑馬燈般地在心中馳騁，如此無聊想也過去一小時，陽光溫度在它展現的亮有些落差，是涼點了，園區栽種的觀賞草卉蔭出長影子，下一批次裡就有鄭凱

了。

從高而降的尖叫變得鮮明立體。

其中一個「老娘」吱吱喳喳說：「好想尿尿，怎麼辦？」三秒空檔，或許解褲頭鈕扣都不夠用，何況是走到角落的廁所，早不尿晚不尿，現在才意識到膀胱快爆炸，不就是藉口嗎？他一飲而盡剩餘的瓶裝水，瓶子塞進腳邊的不織布購物袋，裡面還有御飯糰，都是入園前的中午買的。餓了嗎？不知道。忽然他意識今天沒進一口飯，導致血糖低，頭暈目眩。鄭凱找到拒絕的藉口，並且執行。

排那樣久的隊，臨時放棄，很可惜沒錯，他想。

鄭凱頓悟「意識」才是萬丈深淵，如果沒有餓他老早完成使命，何必遮遮掩掩退出人潮……諸如此類的「如果」，鄭凱能細數超過一百個，而只需要一個，他就能從天迫降。他堅信多演練幾次枯燥排隊與聆聽尖叫，設想好墜落的情緒，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他躲在陰影裡啃食哇沙米鮭魚飯糰，細嚼慢嚥，嘗不出悶壞了沒有，芥末的濃嗆本質令大面積的醋飯和一丁點魚肉完全喪失滋味，他有點想哭，哭的原因是芥末，以及早知道飯糰仍在賞味期限幹嘛爲了吃錯失搭自由落體的機會。適才嚷著要尿褲子的女孩走進了廁所，其他的，仍在驚聲尖叫說：「好高好恐怖，老娘還要再玩一次！」

（如果你是老娘，我是誰？）

Pluto Yen

爸說女生愛美很正常

在他生命安全許可下將無條件支持我

可是我媽說不可以（眼神死）

👤 林素可 和其他15個人都說讚

關於林素可他見過她兩次面，話少嗓音低，大部分時間都在等鄭凱開口。鄭凱沉默無語時，林素可就抓裙襬、啜飲美式冰咖啡，她會找到方式舒緩自己的緊張。他曉得她的緊張。他能當她父親，那樣完好的女生，或許經營過一、兩段戀情，還沒對世界存有戒心的純淨幼牝鹿的年紀。林素可交給鄭凱一本書。

是本旅遊工具書。

裡頭標有密密麻麻手寫字，關鍵字畫螢光筆：整形、面膜、人蔘雞等等詞彙。這些詞彙獨立於其他文字，意義重大地浮凸。

他戴著老花眼鏡，手不釋卷，像個老學究。

只是鄭凱專心的地點不在書房，在遊樂園。

周遭來來去去許多人，成群結黨的、家族旅遊的。在成群結黨的年輕人眼中，他被歸納到家族旅

遊的爸爸那範疇去；在家族旅遊的中年人眼中，他應當屬於另組家庭旅遊的一家之主或者叔伯公，在此、一座星期六的遊樂園，鄭凱必須選擇開心。

入園人數爆滿，他的自由落體人龍綿延無盡，特地帶來打發時間的書薄瘦兩百頁，彩圖多過文字，再怎麼細心琢磨，眼光就是過濾不住重點，很快就讀完了。頭頂花俏高帽的女孩接近他，好像他是座特殊的地標，吹響唇含的口哨，逼，喊：「從這位先生做起點，後面不要再排隊啦！」商量好似的，眾人分團擴散，離開鄭凱的後腦勺，愈來愈遠，聲音以及五顏六色的背影。女孩目送隊伍潮去，才驚覺鄭凱還站在原地讀旅遊書。

「先生，你怎麼還在這？」

「咦？大家都去哪了？」

「不好意思喔，搭自由落體的人數太多，怕是輪不到你。」

（很衰的意思莫過於此吧）

逼——她近乎吶喊：「先生，你的家人呢？」

鄭凱被突如其來的哨音震得耳鳴，他轉頭四顧，竟指著不遠處的一男一女一孩童說：「在那裡！」搞得他像個迷路要找媽的學齡前幼嬰仔，他想，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自由落體，其餘的都可捨棄，為何要跟他敵對呢？

「快去吧，免得走散囉！」真是把他當孩子看待。女孩堅守崗位，非要鄭凱去找那家人，雖然眼

波漾笑，雙手謙和有禮地做「捧」姿，他心中著實疙瘩。幾秒後，鄭凱將書夾在腋下，提起購物袋，往那三口之家的背影疾步逼近，彷彿，他真的是他們所遺漏的家族成員。

他黏著他們像背後靈。

或許不知情者順理成章把他當做一家人了，否則，管控咖啡杯人數流量的阿弟子怎會邊按計數器邊對他們四人說：「歡迎，香草摩卡那架！」鄭凱正面迎擊新婚夫妻猶疑的眼神，小孩兩隻手牽扯兩個人：「快啊快啊！」連鎖效應似，後頭幾十個不耐煩的孩子有樣學樣「快啊快啊」，他們就進來了。

以三比一的比例來看，咖啡杯裡的鄭凱是砂糖的角色，然而，他是那麼扞格不入，比較像是失手錯加的鹽。夫妻倆年輕，未滿三十，皮膚閃著憧憬般的暈光，他在林素可臉上也見過，他們以說話掩藏尷尬的情緒，而孩子成為現成的道具：「阿呆呆，開不开心？」「就說別這樣叫他，說笨了怎麼辦？」「開個玩笑罷了，我媽小時候常罵我畜生啊。」「總之，我希望你對『小禹』尊重些。」父親口中的阿呆呆、母親稱為小禹的孩子的甜膩嗓音切斷爭執：「阿呆呆最smart。」

背景音樂是〈給愛麗絲〉，單身幾十年的鄭凱對這音樂熟透，每逢偶數日他都要拎著垃圾去巷口丟。

現在咖啡杯順時針轉，握緊拋光扶手，沁出滿手汗，沁出滿手汗，以星宿布置的LED燈泡穹頂成為單眼相機長時間曝光拍攝的流星雨，運轉的機殼芮氏規模六地震動起來，他想，災難啊災難。鄭凱兩瓣淡紫的

嘴唇抿得緊，他無法鬆懈做爲一個成熟男人的尊嚴，他想吶喊的欲望託付給對面的孩子。

現在咖啡杯逆時針轉，他們，世界末日般地相擁，伴隨尖叫。

鄭凱也有過一家三口的家庭經驗。

那三年內與三年前，生活模式幾乎沒什麼變化：他七點半起床刷牙洗臉，理齊領口，乘公車復轉另線公車去另個行政區的區公所上班，安安穩穩的鐵飯碗，除非自己絕食，不然這碗飯足以蔭祐妻子和兩週歲的女兒衣食無虞。對了！要說變化，就是生命走進了兩個人，他的薪水頓時被賦予養育的責任。他熟悉接手事務內容，每條街上的住戶的成員，輪廓大概明白；他沉默寡言，回家的意義逐漸變成吃飯睡覺。他的妻子埋伏念頭想，鄭凱不了解她，待念頭茁壯斤斧難斷如同產後她難以收回的腰間肉，某日，她在鄭凱下班剛踏進廳門沒多久，極平靜地說：「你不了解我。」

彼時他回應：「那我該怎麼做？」

鄭凱的問句讓妻子陷入思考，時而手指捲髮，時而輕咬下嘴唇，之後：「我也不知道。」這話沒錯，媒妁之言並非月老欽點，單身男女被雙方親友適時敲邊鼓，看順眼覺得對方不討厭，就輕易地交出配偶欄的位置，他們成爲合法夫妻，一年後生了女兒，身分如枝葉脈絡斜岔出去，如果妻子有足夠的耐心，曾經，他以爲這棵家族樹必當開枝散葉。但，這計畫夭折了。妻子護著嬰孩：「你不了解女人。」鄭凱不曉得女人屏除掉生理構造和男人不同，密林祕徑的心事，應該沒兩樣吧？爲何妻把自己講成另外一種生物？

現在咖啡杯順時針轉，他們，劫後餘生般地相擁，轉速趨緩。

他們一起搖搖晃晃地起身，離開香草摩卡。

孩子雀躍地向鄭凱揮舞小小手：「See u! Grandpa!」

（半路認親哪真是，為什麼不叫 Pa-C~）

Pluto Yen

實行哇沙米鮭魚飯糰減肥法

但我媽今天又煮一大桌，沒在跟你們開玩笑

滿滿一大桌菜

明知道我在減肥真是吼（動筷子）

👉林素可 和其他15個人都說讚

鄭凱學會看新聞跟滑手機。說是學會也不是因為某個事件的發生，才萌芽渴望，完全是時代所趨，不特別閃躲：第四台公司說全面替換機上盒於是電視能錄影能設定用戶最愛清單；去通訊行繳交月租費小姐慫恿門號都辦了十幾年續約可提走零元智慧型手機。他就有了。他學習複雜的遙控器，學習按照使用說明書一鍵一頁來來回回馴服五吋螢幕科技獸，時間問題，再陌生再力不從心，鄭凱必將

克服。

電視雖是大體積的映象管。初初，他愛看每日五點半的美食節目，廚師製作名號響叮噠的菜，什麼五福臨門、上桌秒殺檸檬雞、香菇雞糯米炊飯，幾匙油、一撮鹽、素蠔油少許，煎熬煲燉燙，主持人試菜總說「歐伊西」。他邊看畫面邊嗑超商國民便當，關於熱氣香味騰騰的記憶竟是那麼遠。節目後來走了味，盡請些通告藝人做拿手菜。所謂的拿手菜就是將翠綠的波菜剉成碎末使之難辨樣貌、雞胸肉燒焦黑得如木炭，一道菜做得冒險，鄭凱直覺那「東西」請他吃他也不願意，開玩笑吧？

手機資料夾下載幾個實用的APP。導航系統使用率最高，上班時他喜歡騎著摩托車戴耳機，設好目的地區公所，女聲溫柔提醒：「前方右轉。」故意直走，女聲再提醒：「下個紅綠燈右轉。」他偏偏違背指令，土生土長幾十年，怎會走錯路？鄭凱喜歡的是機械女聲不會因此惱怒、罷工：「你不了解我，我要走了！」並從中得到生活樂趣。前年榮退，偶爾重回熟稔的辦公室，大家熱情交陪：「鄭組長怎麼有空回來呀！」熱情逐日衰退，他靜靜坐在沙發代辦區，叫號燈亮，銀髮翁嫗個個明白為何而來，只有他茫然吹冷氣；當然導航小姐依舊不離不棄，只是出場機會少了。

如果不是林素可，鄭凱沒機會對它們重燃興趣。

好多的新聞台，好多的天災人禍，最新消息插播，記者如喪考妣地SNG連線，用詞簡單且邏輯怪怪：斷垣殘壁、滿目瘡痍、家破人亡、天搖地動；很多災民還是要吃晚餐；強颶將招牌吹得蕩然無存。撇除綜藝化的誇張演技，這世界再沒有比新聞裡的受難者更誠實的。幾十根麥克風「捅」至當事

人面前，問很痛嗎？人家車禍摔斷腿，難道會回：「我很開心嗎？」當事人說：「好痛！」被放大的臉，眼尾噙淚，鄭凱想揣摩突遭橫逆，假想自己遺失某部分的身體、還有生命。

第二次見林素可時，咖啡廳播著輕音樂，他們談論的事暫告段落，鄭凱簇新的智慧型手機擱在玻璃桌，她說舅舅很時髦，有沒有玩社群網站？沒有耶。他們開啓新話題，順手註冊新帳號，彼此頭顱接近，倒水的女侍插話：「你們父女感情真好。」

林素可面容僵硬地：「我知道的就這樣了。」

鄭凱進入異次元，加了林素可為好友，開始偷偷摸摸進Pluto Yen的個人首頁，一則則地讀，很像天書，明明文字如此，但似乎又有弦外之音。他摸不透，也不想僭越關係向Pluto Yen提出加好友通知，不會允許的，做了也毫無意義。他解籤詩地拆解每則PO文，他想了解她多一點，混著讀林素可給的旅遊工具書，不致使目標受驚逃逸的賞鳥法。

一個人的屋宇，不點燈，兩扇藍光窗，有時候他覺得自己不是在窺視，反倒變成一尾水族箱裡的觀賞魚，視界狹隘，滑來滑去，被動地去理解主動的外在，如果沒有這藍這光，他將乾涸死去。

林素可

Pluto Yen 說好的整形呢？（指）

Pluto Yen 說讚

Pluto Yen 你好未來的林志玲

林素可 你好做什麼療程？

Pluto Yen 只要不像現在的自己

林素可 潑你硫酸應該也有同樣效果

Pluto Yen 雖然很賤 但不得不同意你更多

鄭凱努力想，自己究竟有沒有傷過心。

有吧。每天八點老陳在區公所外排隊，他比任何人準時，這裡幾乎成為老陳另一個家。他固定抽號碼牌卻不按著數字走，叮咚叮咚，「我就是要鄭凱服務！」日子久了，同事見自己空蕩的櫃檯與旋轉椅便會直接跳下一號，等鄭凱手頭業務處理完畢，老陳無縫接軌，坐在鄭凱前，說要調戶籍謄本、申請敬老悠遊卡、低收入戶查定申請……洋洋灑灑條目萬千，老陳總有來此的目的。他患老年癡呆，記前忘後的，大家久了也不以為忤，慢慢，悲憫老陳來。直到某日老陳照例整齊在前，從左胸口袋掏出折疊的一絲不苟豆腐乾似的白紙，一攤、二開、三外翻，遞給鄭凱笑笑說：「辦理死亡登記。」鍵盤滴滴滴滴字，是老陳的妻子，很長壽，活到八十七，仍得肅穆啊，他試探性地問：「老陳，別傷心，生死天註定。」老陳苦中作樂：「兒啊！我還有你呀！」鄭凱心底酸酸。是對老陳的，而非他過世的妻子。自幼失怙的鄭凱，母親在療養院過去，也沒多大的情緒波動，有，也是對二十四小時照護

的凱瑟琳。

如果沒有生活經驗的累積，誰會平白無故剝蝕一片真心呢？

於是乎，他明白為何到如今，自己仍未做出該有的情緒。

他在喪禮、在靈堂之外的一棵榕樹底抽菸，靜靜注視眼前進行的事。小小的棺木沉沉地推，再後來，他可以想像烈焰炙燒，亡者的衣物、皮膚、肉與骨骼，成灰裝罐。

喪禮日期地點如下……

字跡是前妻的，他認得。這五公分長寬的便條紙塞在鏽黃信箱，混在帳單廣告文宣裡，很像收件人要是錯漏最好，做為傳達訊息的功能它算不辱使命。

這紙，是通知，不是邀請。

他看過女兒幾次。

鄭凱躡手躡腳，影子般窺視女兒。幼稚園下課，圍兜兜小人跳出鐵柵門，一群媽媽也有阿嬤外籍看傭找到自家的孩子，唱押韻兒歌齊離開，她的前妻接過小書包，女兒亦步亦趨尾隨身後，完全看不出樣子遺傳誰，胖胖的臉頰，他想這孩子擁有胖潛力，成熟後會愈發不可收拾的胖。其他的影子經驗，包含共享餐廳的他們的等等，畫面顯影張張都能裱框擱在照相館的玻璃櫥窗做廣告，哪來介入、

出現的理由？

這回是最後一次，無法驗證曾經的預言。

黑髮黑衣黑褲的男生，高中生吧一副手腳要抽長的發育期，人中養著薄薄淡淡的青鬚，他懷裡抱女兒的相片，渾身簌簌顫抖。她的五官放大到如同真人比例，兩隻眼睛看向外，似笑不笑的表情彷彿非常踟躕，一恍神，就這樣留下來。

前妻在哭，鼻頭紅紅的，癱在黑襯衫男人的肩膀，把肩膀挪開，她會完完全全地趴伏在地，像坨豔陽照射下的冰淇淋。男人憔悴，明顯幾日未剃的鬚髭，像被遺忘的發霉的麵包，他的眼皮努力眨啊眨，距離使然，鄭凱無法得知男人究竟有沒有為女兒落下淚，然他展現的情緒是身而為人無從造假假起的哀傷。那是生物的本能。捧著女兒靈照的是他們的孩子吧？多給他幾年時間的沖激，皺紋與眼神就完全是男人現今的模樣了，他想。

林素可搞衣素鞋默默欺近身邊。

他旁若無心地問：「進行得還順利嗎？」

林素可好像知道他會詢問似的：「我在想，快結束了難道你不進去嗎？」

「我不習慣看他們傷心。」

她很早就看見角落的鄭凱，她說基因這事玄奇，不能說無心插柳，但種籽落土時就能預測將結什麼果實的理所當然。鄭凱才驚覺，女兒的眉目是像自己的。

「你是她那邊的親戚吧？」

這個「她」是哪個「她」？

「嗯？」

「我是她哥哥，呃她舅舅。」

鄭凱菸拋地，鞋尖轉了幾次半圓周，深怕餘燼復燃般地踩。

林素可失神地盯著鄭凱雨刷般反覆執行熄菸動作的那隻腳，不發一語。

「你是她很要好的朋友吧？」鄭凱察覺她疲憊泡腫的雙眼。

林素可搖搖頭，她只跟女兒見過一次面，嚴格定義是網友。她們的目的是出國整形，相同的目的，讓她們每夜隔空傳遞蒐集到的資訊：開眼頭、釘書機雙眼皮、卡麥隆式墊鼻、豐唇和削骨……鄭凱才正視起眼前的女孩，說不上美豔，資質中上，要說缺點，顴骨的痣多了點容易誤會是雀斑，除此，林素可沒有整形的理由。

「爲什麼呢？那麼高，她怎麼敢真的跳下來？」林素可雙掌掩面，胸腔起伏著，夾帶嗚咽的哭聲，一會兒她放落手，滿臉直的歪的淚水。他相信那是真的悲傷至極時的表現，一個在他經驗裡頂多算點頭之交的陌生人、像老陳那類的，竟然會真摯地哀悼生命的殞落。

「一定是我亂開玩笑說硫酸什麼的。」

林素可說靈堂內，他們交換彼此的猜疑與眼淚。

他安撫像隻受驚嚇般的貓的林素可，回憶起前妻離開時的話：「你不了解我。」即使過去二十幾年，他依舊參不透，每當他想要伸手觸及謎團，它化為蠶粉忽視不理睬時又恢復原形，許多時候他對四壁寂然的房子吶喊：「誰來了解我?!」總是想想罷了，知易行難，實在難為情，一個大男人的。現在鄭凱更悲哀地想，他對這存活的世界如此陌生：「或者我根本不是真的？」

他問她名字。

拭淨眼淚，她聲音微微發顫：「ㄕㄤ ㄉㄨ ㄆㄨ ㄌㄧ ㄌㄧ ㄌㄧ」。

ㄕㄤ是弓長張吧？哪個ㄌㄧ？哪個ㄌㄧㄌㄧ？怎麼寫？

「沒關係，『舅舅』叫我『林素可』就好。」

（謝謝妳的「舅舅」讓我不致舉目無親）

Pluto Yen

不美，才有想像的空間

 讚  留言  分享

女兒時間停在這，不再更新留言，沒有讚，異常地靜默，像是手邊臨時有事、像是電腦手機齊當機正送修，像是日常生活榨竭有趣的話題、像是移情別戀交往個愛慕的男生決定和虛擬的世界切斷聯

繫、像是短暫疏遠代謝網路毒、像是捨棄此帳號另闢新名開啓新人生就像林素可一樣……如此擱置，不結花苞不生蔓草，一個空殼子。鄭凱設想女兒種種可能，然而，再豐沛的想像遇到死亡的結局，便似魔術師拿錯道具禮帽飛不出振翅的鴿子。

他們找到自責的理由，那是活下去的逃生門。

鄭凱多心一篩濾，突然萌生歉意：「女兒不想要像我！」

這是他想到的、最遠的、最殘酷的罪惡。

做為父親，他遲了，推翻熟知的自己像劇平違章建築，重新「想」出一個女兒來：每天三餐改吃哇沙米鮭魚飯糰搭什麼堅果飲果菜汁的超值配；讀她胎死腹中的旅遊計畫；潛進她曾經的♀文尋找蛛絲馬跡；除去林素可他靜待其餘十五個好友同意通知，他需要告知林素可喪禮細節的那個人，會不會就在十五個之中呢？他或她應當能告訴他不同版本走向的故事……沒有這些，鄭凱沒法子走到這一步，他沒法彌補過往的時間空隙，亦無法感同身受女兒的死；當然繼續讀也許會柳暗花明，但，有意義嗎？

他必須知道女兒跌落下去時抱持多深的怨念。

於是鄭凱在遊樂園找救贖，他被各種理由推開，又靠近，總有人阻撓他的計畫。譬如今天是禮拜二，天氣陰，灰灰的積雨雲密匝匝地攏住天空，他搶九點入園時間一到拔腿狂奔至牽腸掛肚的自由落體，管理的男孩戴妥員工鴨舌帽將潦草的頭髮套進去眼不見為淨，接下來，他以爲自己終將成功，誰

知男孩還是攔住他：「阿伯有沒有心臟病？」

（沒有，謝謝你的關心）

男孩見他搖頭，隨即問道：「超過六十沒有？」

（我以爲未成年買菸買酒才需要舉證成年，搭這居然限制太老不行）
他還他身分證並感謝鄭凱的配合：「好家在，差一點點。」

「小弟，你不懂我想要搭自由落體的心情。」

男孩笑著說：「阿伯，你好好有趣，幹嘛這麼猴急。」

實在不倫不類了，他按捺浮躁的情緒問：「什麼時候才能上去，」鄭凱察覺語病遂補充道：「……才能上去掉下來？」

「偷偷告訴你，公司要節省電力，起碼要兩個人。」

（唉！如果死的是我，記憶，就是別人的事了）

過五關斬六將的疲乏他頓時懂了，他希望搭自由落體前不要飄雨，並且隨便來個過路人，萍水相逢湊成對。鄭凱發呆瞥見哈哈鏡，好久沒照過鏡子了。就在男孩的三明治吃到一半時，鄭凱的計畫因爲一個面色蒼白、四肢纖瘦的齊劉海女孩得以成功。

護具、安全帶OK，比鄰而坐的兩人準備升空。

旋轉木馬的帳篷式屋頂、疏落螞蟻般的遊客、幾畝休耕的田園與一彎山，愈來愈高，鄭凱以爲升

至最高時機器仍在上升，伴隨著機械運轉的轟轟聲，騰空的雙腿很沉重踩不到地的感覺十分微妙，竟有點癢，從腳趾、腳底板、足踝一路麻至頭頂，他才意識到這就是恐懼。

身旁的女孩指著山說美，指著烏雲說好像很好吃，她無所畏懼。

鄭凱閉緊眼睛，數著拍子。

最高了，機器鏤準時咖答一聲，靜止不動。

鄭凱睜開眼睛，上抬似乎沒離天比較近，下望確實離地遠，右看女孩皺起眼成線，她輕聲喃喃：

「媽啊媽啊！」

（爲什麼不叫爸呢？）

沒什麼比懸空更絕望的，他想，這是折磨，這是災難，快掉下去吧。

他全身麻痺，手腕突然被緊緊握持。

如細流小河的青筋，淺淺的指節紋路，尺梳般的睫毛，緊閉的眼：「就幾秒，就幾秒，拜託。」

女孩的聲音明顯是害怕。鄭凱無法安慰她告訴她自己其實也害怕，但不像上升時那樣恐懼了。他享受被需要的感覺，甚至，惡意地想，能不能因爲斷電或機器故障或種種人爲非人爲因素而懸在這裡。

「不怕，三秒就到地了。」

鄭凱比誰都清楚，掉下去，才是開始。



評審意見

平凡的悲願

◎陳雨航

他曾經短暫有過婚姻，有過女兒。他不是爛人，也算不上廢男，他只是被妻子（連帶女兒）離棄了。基層公務員的他，對親情的聯繫尚未死透，從遠望到臉書上的解碼式閱讀，甚至嘗試理解女兒的最後一刻。

這樣悲傷的故事，小說卻塑造了一個與環境扞格的人物，在那麼青春基調的遊樂場裡，一如滑稽劇般地開場，逐漸才帶出這個人物的悲願，然後讓我們知道，即使是面目闕如的一個平凡人，他也擁有被人需要的尊嚴渴望。

作者用字簡潔，行文俐落，悲傷場面刻意抑制，一些小物件的安排，如哇沙米鮭魚飯糰和女兒的臉書帳號等都具深意，是高明的寫作。